

A10

上海男排五虎将  
身手了得颜值高

# 文体汇



扫一扫添加新民体育、新民演艺微信公众号

本报文体中心主编 | 总第 91 期 | 2016 年 5 月 7 日 / 星期六 责任编辑 / 张坚明 视觉设计 / 戚黎明 编辑邮箱: xmwhb@xmwb.com.cn



荷兰国立博物馆将“拍照禁令”高高悬挂

一个国际难题因一番话再度引起关注

## 在博物馆内 “咔嚓咔嚓”好不好

### 文体社会

博物馆能不能拍照?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国际难题。不过近日,国家博物馆副馆长陈履生在电视节目上对这个话题的一番表态,却在网上引起了争议。

“我感觉在博物馆拍照的都很傻。”陈履生用网络化的语言排斥拍照的观众,这直接激怒了一部分网民,不过,也有观众从文物保护的角度赞同这一观点。作为博物馆,究竟应该如何对待拍照现象?在智能手机普及的网络时代,回答这个问题,恐怕要比十年前更难“一刀切”了。

#### 不如网上下载

在4月23日央视《开讲啦》节目中,陈履生谈到了在博物馆展厅拍照的问题,陈副馆长说:“你拍的照片像素也好,清晰度也好,都不如我们官网上的图片,你到官网上下载就可以”,“我感觉在博物馆拍照的都很傻……”

陈履生为何对观众在博物馆拍照如此反感?那是因为一个高规格的展览差点遭遇意外,让他有些后怕。据他介绍,法国的《名馆·名家·名作》展览,第一天是允许拍照的,第二天紧急发通知不让拍照,原因是展览第一天发生了一件让大家至今都感到后怕的事情——因参观的人很多,有人拍照挡住了后面人的视线,后面的人手一推,就把手机打到画框上去了,如果打在画上,后果将不堪设想,所以,馆方发出紧急通知,不许拍照。陈副馆长还说:“你去卢浮宫看《蒙娜丽莎》也傻傻地拍照,其实根本拍不着,而网上的照片连每一条裂纹都能看得清清楚楚,你拍它干嘛呢?”

#### “禁令”因展而异

其实,博物馆能不能拍照?这样的提问太过笼统,中国和海外博物馆的规定各不相同,展览和展览之间也有区分,目前可以分为若干种情况。

文物类展厅一般不允许使用闪光灯,如上海博物馆举办的轰动海内外的《吴湖帆鉴藏特展》就严格禁止使用闪光灯。书籍、档案、碑帖、水墨画、书法、竹木漆器等光敏性文物一般都不允许游客拍照。因为闪光灯会对文物造成不可逆的损伤。

从版权角度考虑,有的展品或文物属私人收藏;有的博物馆的陈列形式体现了设计师的智慧,容易被人模仿;有些引进的特展,博物馆



中华艺术宫“博特罗展”现场,小观众以临摹取代照相

和借展的海外博物馆或藏家签有禁止拍摄的协议……遇到这些情况,博物馆都会依照协议履行相关规定,对所有相机说“NO”。

近年,随着手机照相技术的升级,“随手拍”成了很多参观者的喜好,对于观众留念拍摄,博物馆一般是宽容的,但不允许拍摄者挪做他用。比如近日在余德耀美术馆举办的《费科梅蒂回顾展》,就禁止用专业单反相机拍摄作品。

#### 做法各不相同

博物馆排斥拍照并不是“中国特色”,相反,中国的大多数博物馆是允许观众不用闪光灯进行拍摄的。

尽管现在世界上有不少博物馆、美术馆允许拍照,但也有不少博物馆、美术馆始终坚持不让拍照,尤其在保守的欧洲,大部分博物馆仍禁止拍照。

英国国家美术馆、法国巴黎的橘园美术馆明确禁止拍照,认为拍照会破坏参观者对艺术的欣赏;梵蒂冈的西斯廷教堂,每年都有大量游客前来参观主建筑顶棚由米开朗基罗绘制的大型壁画,出于对壁画的保护而禁止拍照;法国巴黎的奥赛博物馆曾允许拍照,2011年修改了相关政策开始禁止,原因是馆藏印象派作品展厅翻新后,越来越多人拿着手机“咔嚓咔嚓”的情形让人感觉非常不舒服。

而一些当代艺术博物馆面对“拍照问题”却显得很有气度。美国纽约的MoMA是为数不多

的允许拍照的美术馆,他们完全不在乎版权问题,反而认为观众能通过社交网络展示参观时的照片,能与馆方进行更好的互动,利于更多人一起进行交流。

#### 用笔留下纪念

陈副馆长不赞同观众在博物馆拍照的理由有两条:一是担心相机闪光灯对文物造成损伤;二是担心拍照会衍生出很多问题,比如观众会把主要精力放在拍照上,而忽视了欣赏作品。他认为,到博物馆去应该花更多时间去感受艺术之美,而不要将时间浪费在拍照上,否则,在一个被手机包围的时代,逛博物馆很容易成为一种走马观花式的体验。

针对游客经常花对着艺术品拍照而没空好好欣赏艺术品这一现象,阿姆斯特丹国家博物馆在2015年年末曾发起一场“开始绘画”的活动。他们在博物馆入口处放了一个巨大的“禁止拍照”的标识,而向观众提供画笔和纸张,方便观众临摹所看到的艺术精品。

请放下手中的手机或相机,静心去观赏这些佳作吧;想记录下博物馆内的艺术品,那就拿起画笔自己画吧!即使没有绘画基础也没关系,因为当你静下心来欣赏这些作品时,就必然会发现其中的美丽和艺术价值之所在,也更能体会到艺术家想要表达的东西。而这远远比拿相机一拍就走人来得更加有意义。

本报记者 乐梦融



### 博物馆还能做得更多

去年3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签署第659号国务院令,公布新版《博物馆条例》,新《条例》对博物馆的三大功能作了次序调整,过去的“研究、教育和欣赏”调整成了现在的“教育、研究和欣赏”。可见,博物馆的“教育”功能已被充分强调,这个对“博物馆”定义的细微修正,将在今后很长时间内影响中国所有博物馆的运营方略。

当然,博物馆教化作用的发挥,需要参观者的兴趣来配合。简而言之,参观者爱去博物馆是他们多去、常去的前提。博物馆除了担负艺术普及的教育功能外,还提供了一个美妙的社交场所。拍照并在朋友圈分享,展现了参观的乐趣,还可以在互动的点赞里收获喜悦,参观者的品位和审美情趣由此得到公认。

但是,发朋友圈并不是在博物馆获得乐趣的唯一途径。相反,如果进了博物馆,而只顾着拍照,对艺术品本身的艺术价值和历史沉淀视若无睹,似乎有些得不偿失。博物馆的普及、教育功能,也不是仅仅将观众吸引进来自拍两张就能实现的。

我们期待博物馆的管理水准与时俱进,在许可范围内让观众拍照留念,切莫因管理难度提升而一禁了之,而应将相机使用的规定,分场地、分展览、分层次清晰地告知观众,同时呼吁观众做一个文明的参观者,在使用相机时尊重他人,尊重自己,以保护知识产权,保护文物。除此之外,不常看展览的观众进馆来了,拍照之余,还可以做些什么?博物馆可以有怎样的引导、介绍,观众可以做一些怎样的功课,值得博物馆和观众一同思索。 冬来

北京故宫发布最新考古成果

## 元代“大内”初露端倪

米深的“大坑”里,指着可以看出明显界限的土层介绍说,经确定,其层位关系由晚及早分别为:清中期的砖铺地面和砖砌排水沟;明后期的墙、门道基址、铺砖地面、砖砌礅墩和明早期的建筑基槽;最下层的素土夯筑层和夯

土铺砖层基槽。特别是在最下层的遗存中找到了定窑白瓷碗残片、磁州窑黑梅瓶残片等,这些瓷片、瓦片包含物的断代最晚也在元代。

“这一发现是一次勘探的意外惊喜,考古是配合故宫隆宗门外消防管道铺设工程进行

的。”李季介绍说,考古专家一直在寻找线索,明代建故宫时曾重做地基,将元代工程基本清除,“活儿干得特别干净”。

至于这处元代宫殿到底是哪座、有多大规模,算不算主殿等,目前仍然未知。“现在发掘面积只能算是“微创手术”,还很难揭示更多宫殿信息。而考古发掘也不能拆了既有建筑再扩大。”李季说,“尽管如此,此次考古相当于为元代遗存找到了样板。今后遇到类似的发现,就可以联系起来,随着时间积累完成历史拼图。”

本报北京今日电(驻京记者 鲁明)多年来,元朝皇宫的具体位置在哪一直扑朔迷离,专家们对此也众说纷纭。前天,随着故宫最新考古成果的发布,元代“大内”终于露出了端倪。据悉,故宫博物院内隆宗门西首次发现元代皇宫建筑物遗存,出土的瓷片和瓦片成为断代最佳证据。故宫研究院考古研究所所长李季表示,这一发现对研究紫禁城元明清三代和北京城中轴线变迁,乃至紫禁城历史及中国古代建筑史均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昨天在考古现场,故宫考古专家站在3